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書傳卷十一

宋　蘇軾　撰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名公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為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

百尺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君使臣以禮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為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民爭為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

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於王乎周穆王得狼

鹿𤔲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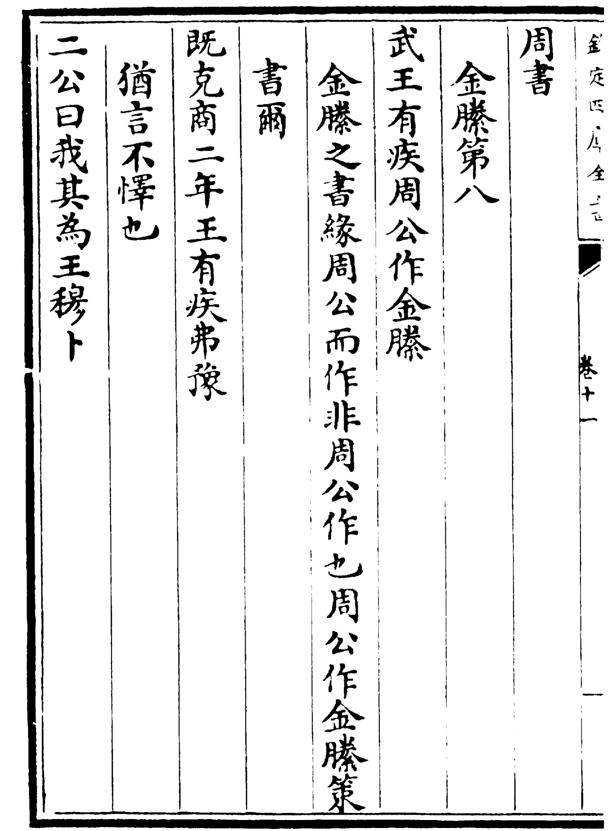
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周書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

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猶言不懌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太公名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
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為功
功事也
為三壇同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冊祝
史太史也冊祝冊也告神祝辭書之冊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以旦代某之身
某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大子

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寳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於事鬼神為宜乃元孫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下為宜死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為

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況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臣為君也乃為天下為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者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兹攸俟能念予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既見三龜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

縢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豳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比管蔡之害王室及

成王也

王亦未敢誚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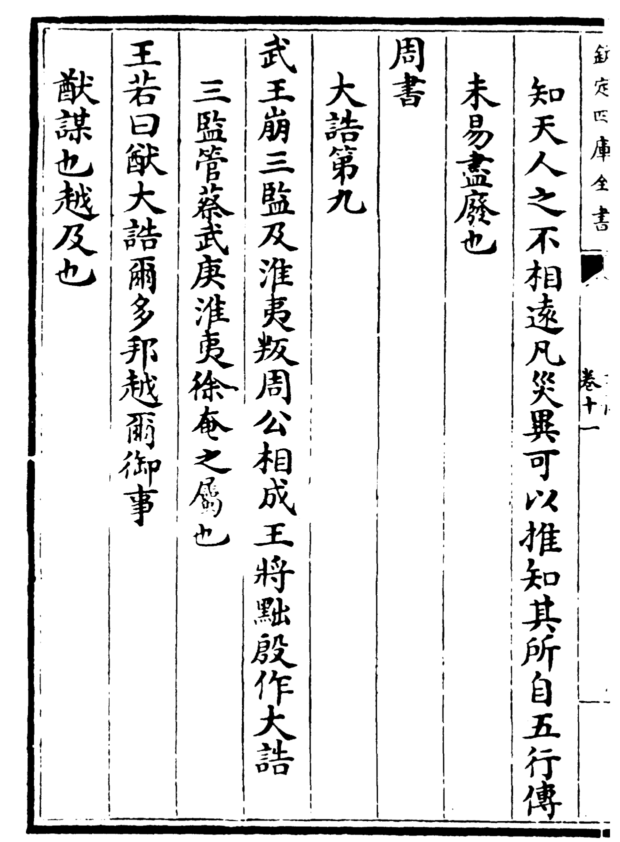
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冊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
大熟
大木既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



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未易盡廢也

周書

大誥第九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

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沖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

不能至於知人迪哲以安民者況能至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

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絶殷故使之叛也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為武王舊説以為文王非也曰前寧人

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予不敢隱閉用

武王所遺寶龜卜之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此龜所以告者也

越茲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

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敘蓋天降威亦
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
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
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
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
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

得四人皆封之千户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户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

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脩已以正之不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卬我也毖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

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
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人義當以言安
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
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

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難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

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

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思之也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子乃不肯為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王又以農喻也菑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厮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

知矣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強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不問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并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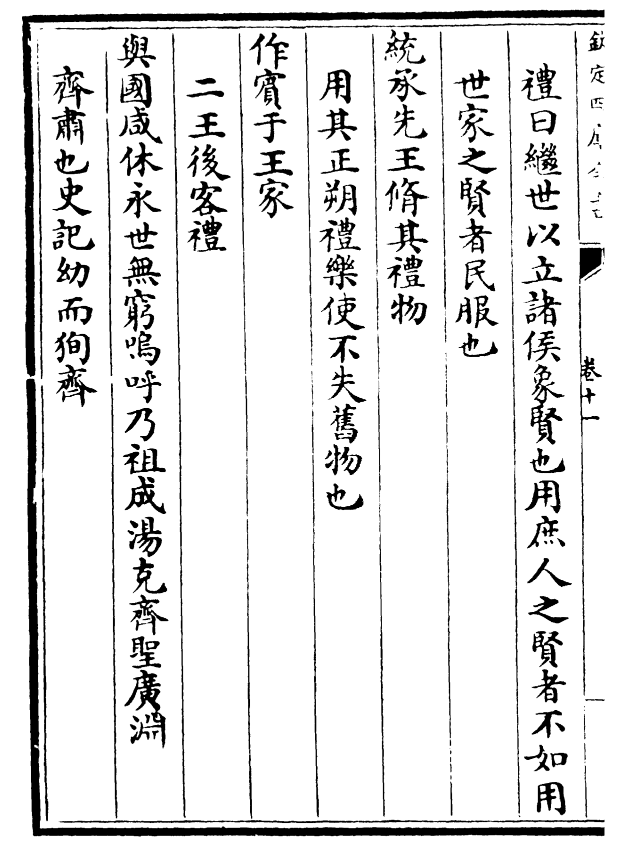
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籍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周書

微子之命第十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

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客禮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齊肅也史記幼而狥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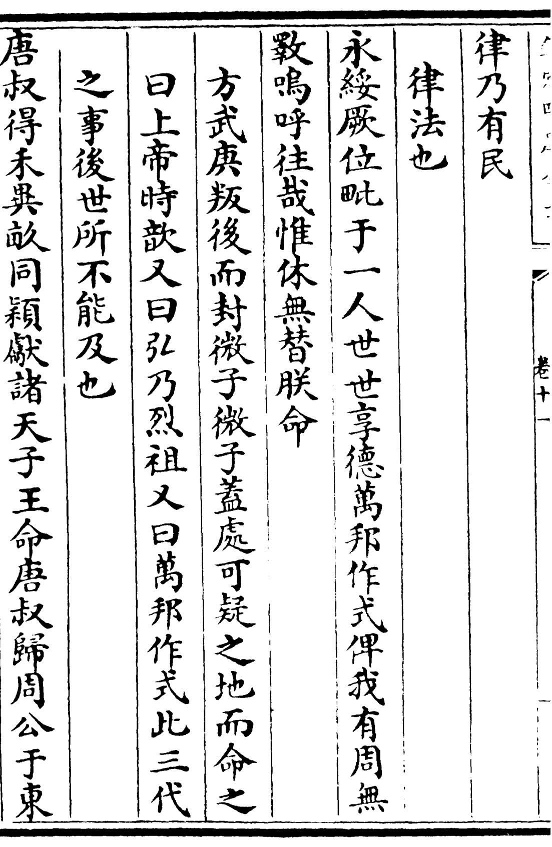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成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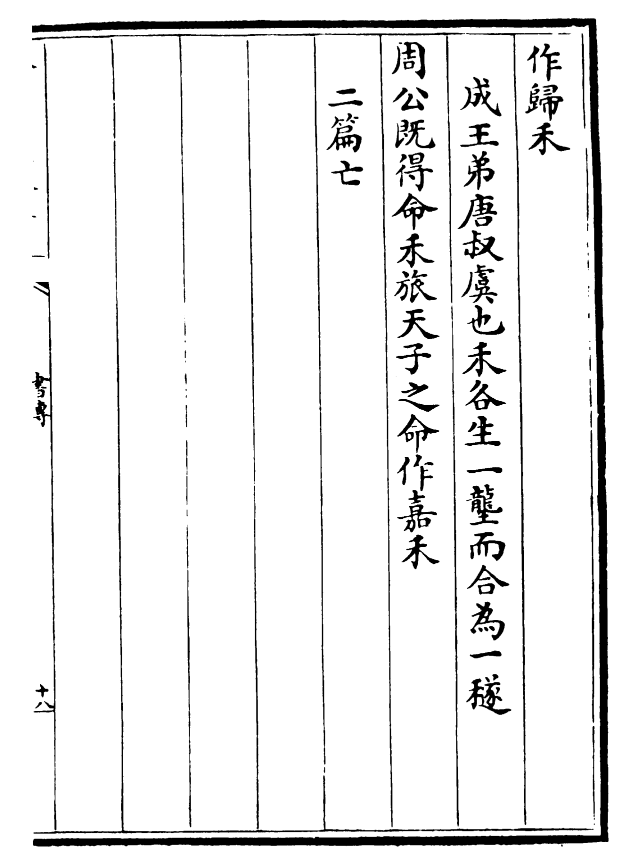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于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



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壠而合為一穟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書傳卷十一

書傳卷十二　　宋　蘇軾　撰

周書

康誥第十一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文王子封為衛侯

惟三月哉生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

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

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䰟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

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

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終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脱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葢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

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鰥寡而治强禦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

怙恃也冒被也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民與國皆叙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勗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為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遹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

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耇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以居心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安民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既求古聖賢以弘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庇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可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於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豫以遠小人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廣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

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黜殷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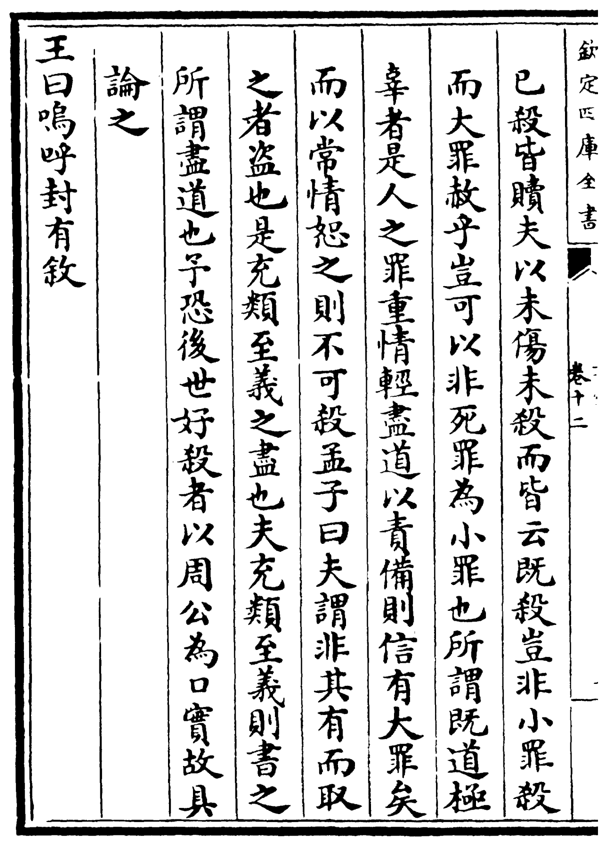
封康叔天命乃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終成其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以爾為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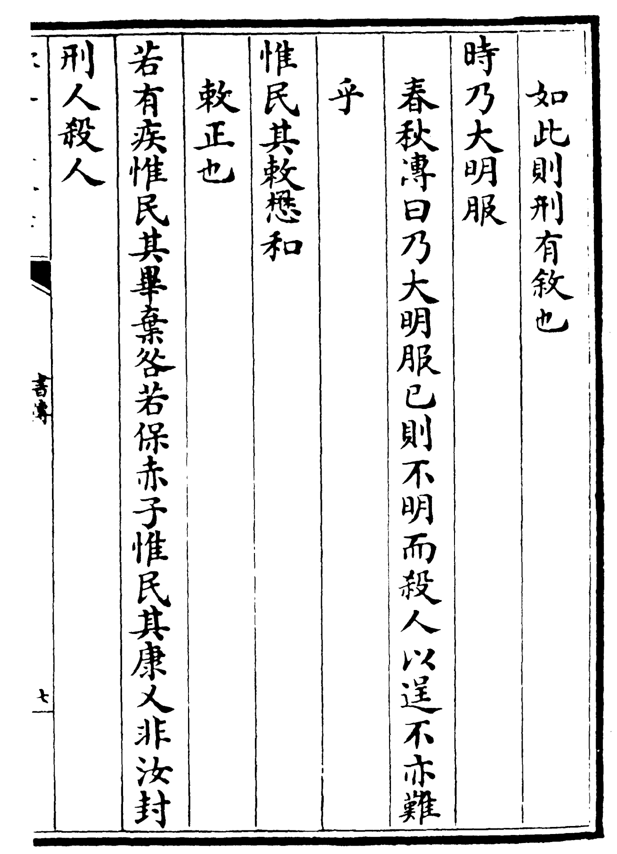
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為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周公虐刑殺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為喜怒而出入其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為之歟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於乙之謂

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不可赦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眞可赦也末世法壞違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以向背為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愍者赦過失殺雖



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既殺豈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為小罪也所謂既道極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所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為口實故具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



如此則刑有敘也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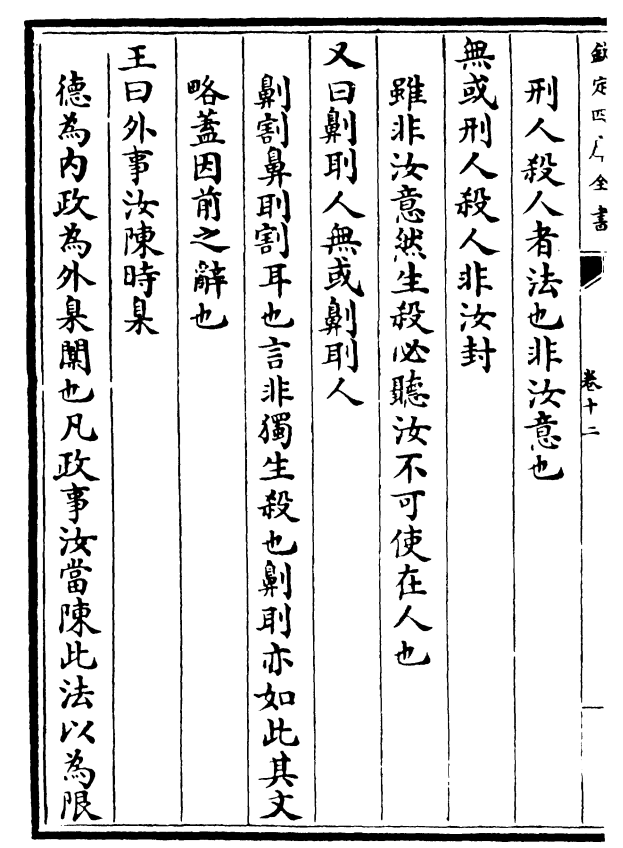
乎

惟民其勑懋和

勑正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

刑人殺人



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雖非汝意然生殺必聽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劓割鼻刵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刵亦如此其文

略蓋因前之辭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德為內政為外臬闑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為限

節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司專也專師此則殷罰有倫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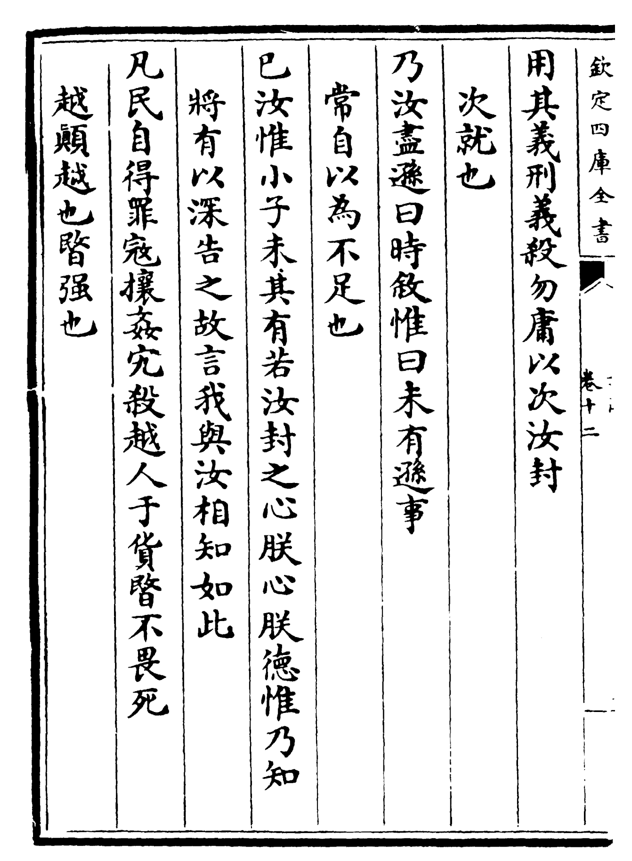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為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

終無生道乃可殺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次就也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常自以為不足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越顛越也暋强也

罔弗憝

憝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

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為

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為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于父子兄弟相與為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犢稍

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為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於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吏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迫而蹙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則民將辟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怨疾至於賊殺而已後雖大戞擊痛傷之民不率也舜命契為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寛寛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禮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正人官長也諸節諸有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汝既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出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之矣

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也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至於小臣皆為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茲義率殺之

致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居敬而行寛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緩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哉民之迪於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作求者為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
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已
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為而
莫之道則是民為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於

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已有也已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為千里況其顯聞於天者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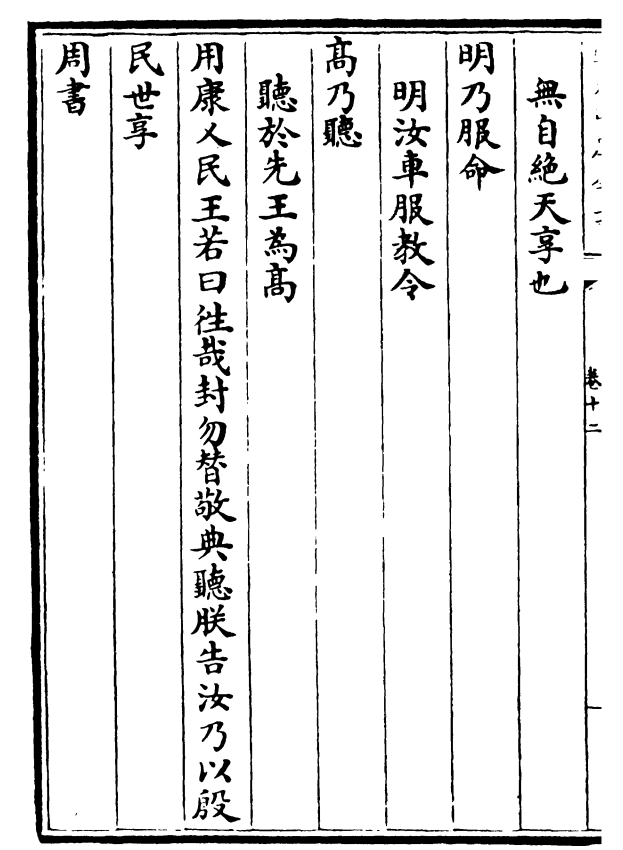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非謀不與衆謀者也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絶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



無自絶天享也

明乃服命

明汝車服敎令

高乃聽

聽於先王為高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

民世享

周書

酒誥第十二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沬也詩所謂沬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

湎於酒故以酒戒

乃穆考文王

文王於世次為穆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少正官之副貳也

朝夕曰祀兹酒

朝夕敕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行於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作酒者本為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興作也有正有

事無常酒容其飲於燕間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耉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脩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也羞進也羞耉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惟曰我民迪於小子之教懷土安居啬於用物其心無惡以聽祖考之訓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或大脩農事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

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於內以察物至又有耆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汝小子乃為王正事之臣亦為天所順子元德之君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

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於其

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

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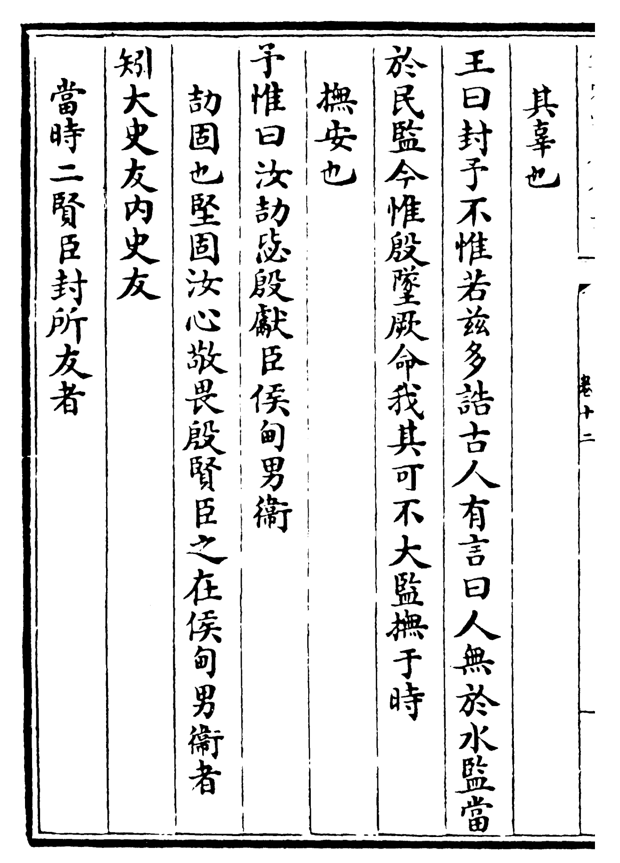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於御事之臣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況敢聚飲至於外服諸侯内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于百姓大族居于閭里者皆不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王之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今後嗣王紂也祇適也衋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下行于民本以求慢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為怨

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為酒所使忿疾彊很不復畏死不醉而怒曰㬥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予言與紂俱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於殷無所愛慼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



其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兹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安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劼固也堅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矧大史友内史友

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爲事者也服采以事爲事者也

矧惟若疇圻父

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訶問寇敵者賈誼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教曰農父去民最近也

若保宏父

保安也宏大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者

定辟

諸侯以定位為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於石子又

秦伯謂晉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

賢士以定位也

矧汝剛制于酒

酒非剛者不能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

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

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

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為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於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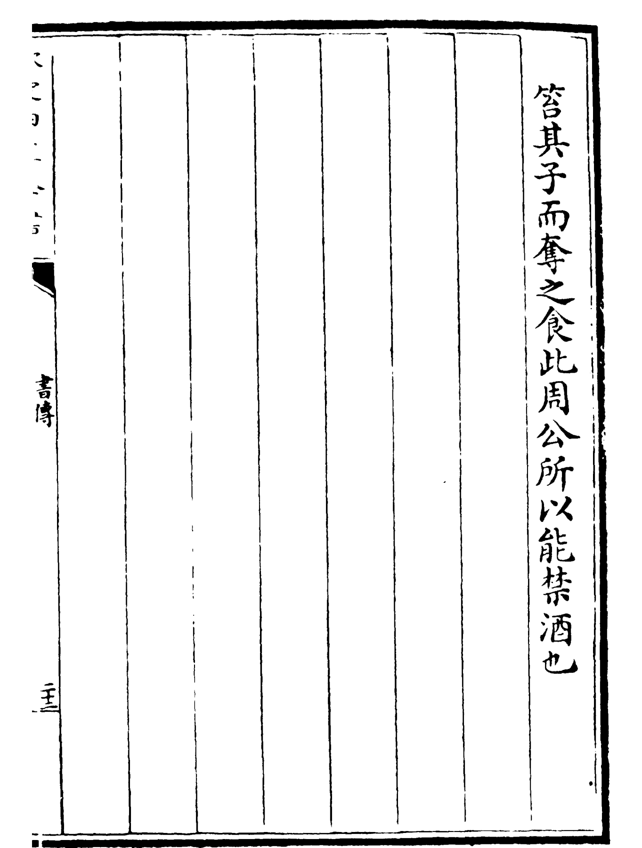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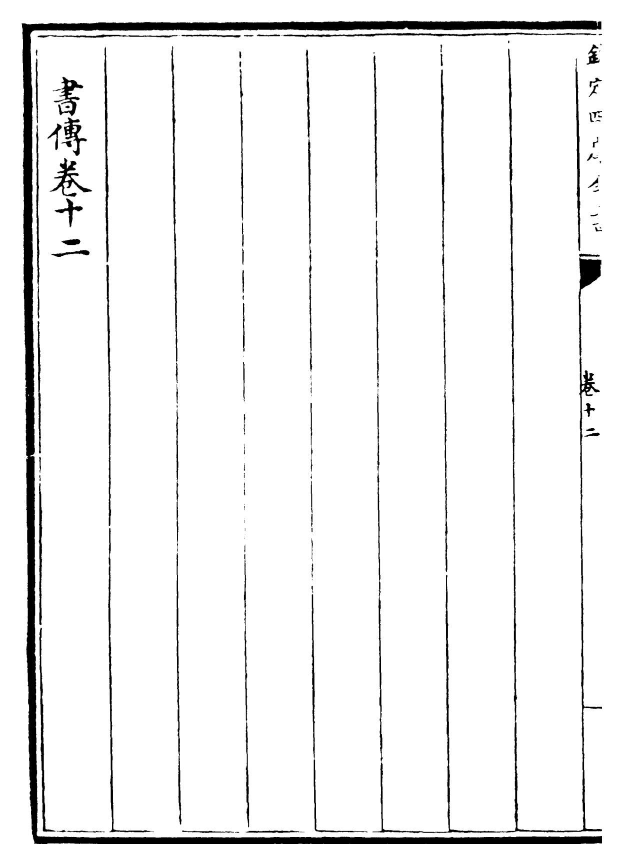
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為他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公特言殷者蓋為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沈湎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教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敬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則是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既常聽用我所畏慎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沈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賞或不貲未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絶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



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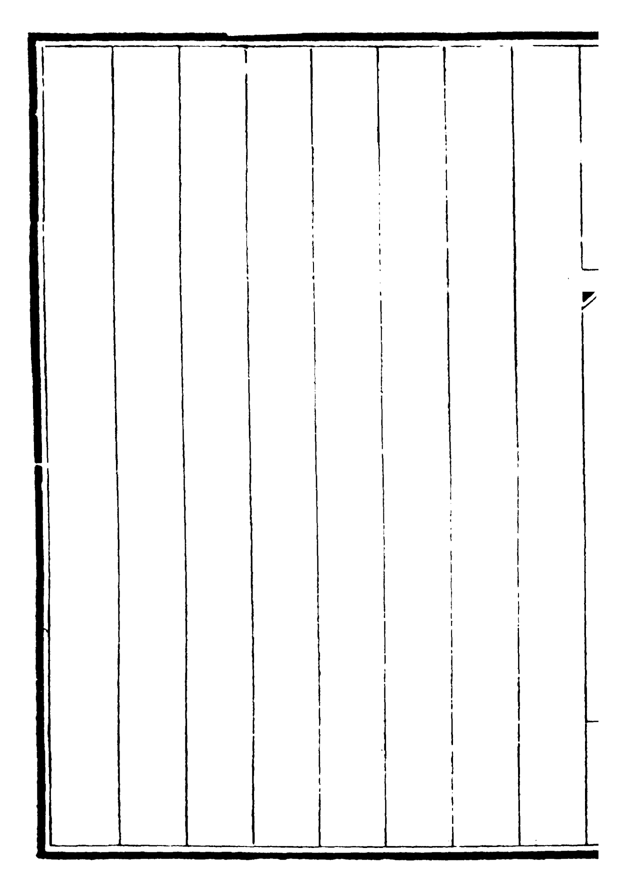
書傳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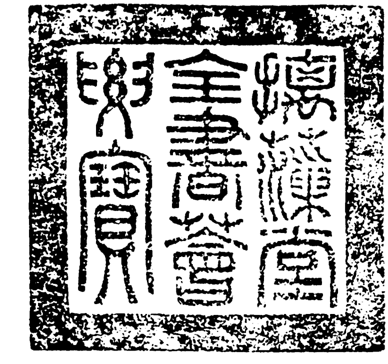
謹案卷十第三頁前四行緜婞直以亡身刋本婞訛姱據楚辭改

第十八頁後二行諸侯班宗彜刋本班訛斑今改

卷十一第五頁後五行我其以璧與珪刋本與訛為今改

卷十二第十七頁後五行腥聞在上刋本腥訛醒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郭寅

謄録監生臣張元信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書傳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書傳卷十三

宋　蘇軾　撰

周書

梓材第十三

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

矣古者國君馭此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於巨室者
周公教康叔曰汝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巨室
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於巨室所惡於巨室者惡其
危國也周公曰無庸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
室何爲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
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
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
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
情當以意求之乃得蓋當時衛有大家得罪於衛當
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新殺武庚管叔刑不可
遂故敎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

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於三卿之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爲寛辟以逸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爲國君之所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貲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

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痏也是人因爲君幹事而痏傷人者可以直宥也於是王乃啓監厥亂爲民而寛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亡之餘而鎮撫之禮敬其鰥寡此次其婦女使共由此道以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傚其命令當何所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於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釁故横生靡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

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

稽考也敷治也菑去草棘也陳脩脩舊也疆畔也畎壟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

塗塈墐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良材可爲器者丹雘膠漆五采也田既敷菑室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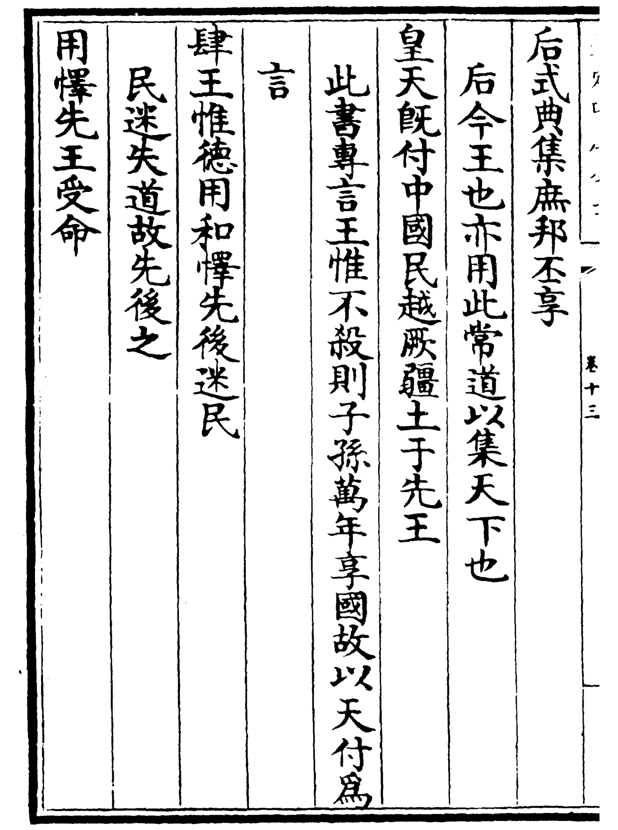
垣墉器旣樸斵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旣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斵削也

今王惟曰先王旣勤用明德懷爲夾

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旣用明德

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爲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為

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民迷失道故先後之

用懌先王受命

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已若兹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奥雅非世俗所能通學

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爲之說曰康誥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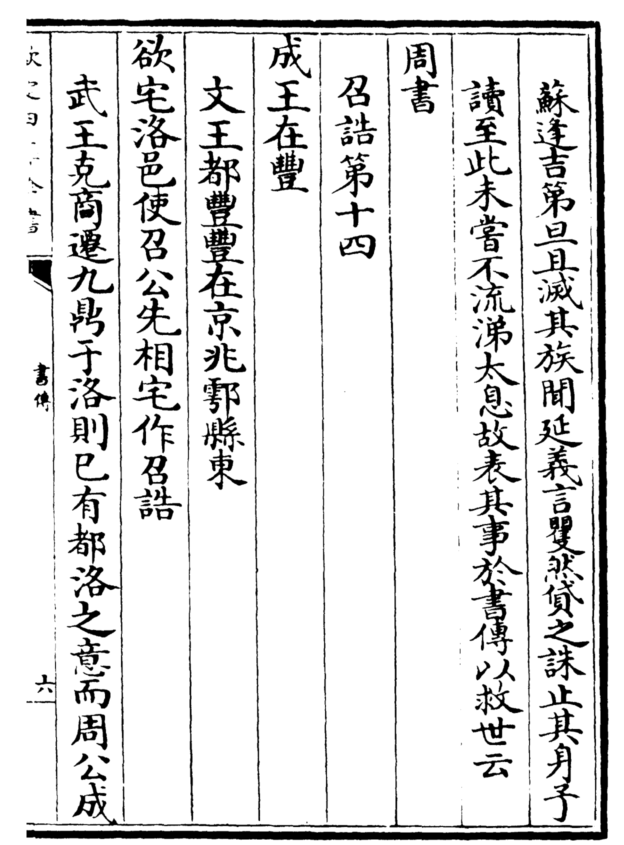
戒大抵先言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

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

懿然皆粲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爲戒以不殺爲德

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

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爲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鐫鑿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旣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寃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



蘇逢吉第旦且滅其族閒延義言瞿然貸之誅止其身子

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救世云

周書

召誥第十四

成王在豐

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

王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爲憂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曰洛邑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葬于畢在郭東南社中明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嘗因巡狩而朝諸侯於洛邑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帝及配者各一牛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用太牢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

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

之謂書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周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

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庶殷諸侯皆在故召公託爲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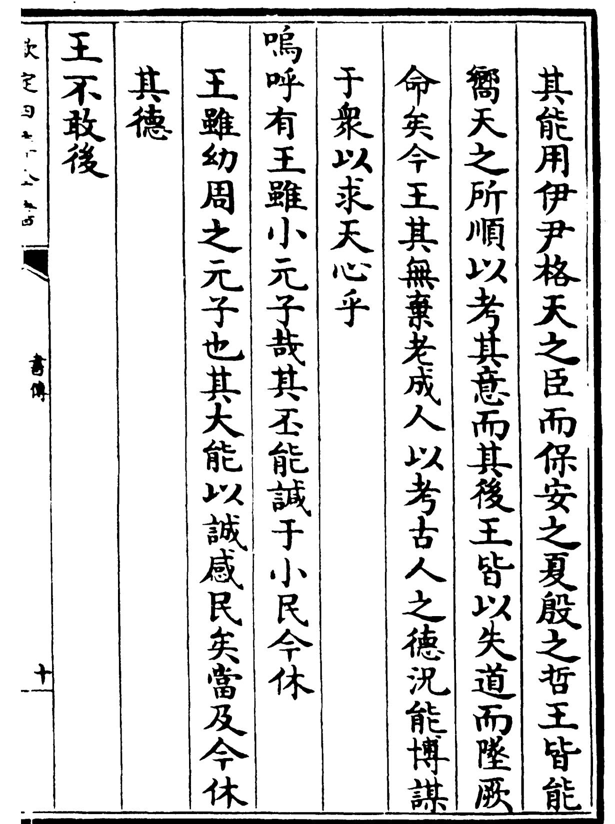
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也其後王後民至于今兹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怨以復國也如武庚蓄謀以伺隙者多矣其智藏于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亡解出其囚執以叛我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於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誥王也庶

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萬邦
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廸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面嚮也言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



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況能博謀于衆以求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

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誠感民矣當及今休其德

王不敢後

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用顧畏于民碞

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服事也洛邑為天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
當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事
也既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
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
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

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脩人事而已功事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

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

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勸王使果於殄戮而無

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皐陶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慎不憂其不果也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慎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戮則臯陶不當戒舜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有道爲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爲過也而孔子惡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爲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

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德之先倡也如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爲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民心爲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庶殷雖以丕作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

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勞也奉幣賛王祈天永命而已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人謂洛爲成周謂鎬爲宗周此下有脱簡在康誥自

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之德始明于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爲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

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所以少留嗣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為復辟之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

重遷故以都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

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

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稱舉也殷禮盛禮也雖不在祀典者皆次秩而祭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

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

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

厥攸灼敘弗其絶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辦事也今王肇稱盛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敎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

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爲政乎此雖
小過如火始作不即撲滅則其所灼爍者漸不可絶
矣自今以往凡處彝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爲
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令在新邑使人有所嚮
往皆當即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汝心裕廣
汝德勿牽於私昵則汝永有辭於天下矣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
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

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為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

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頒朕

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已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亹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荅以永年之道

如此則不永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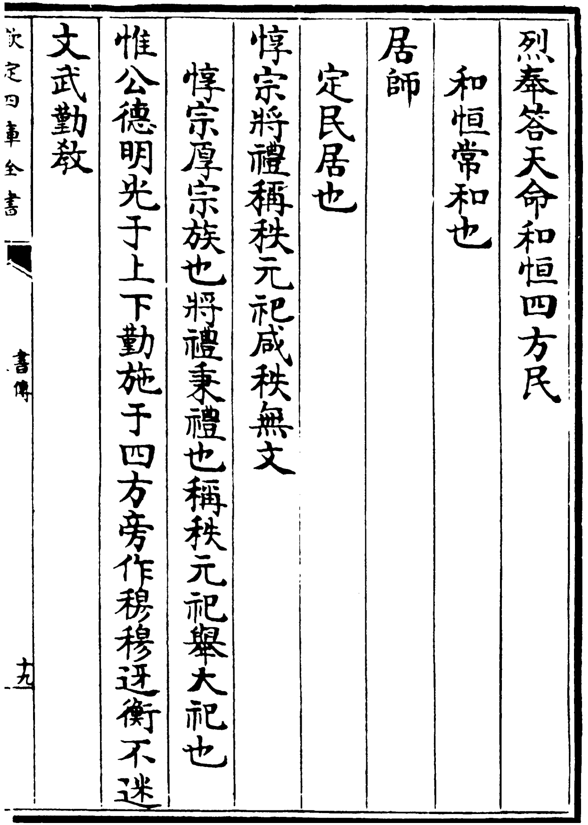
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勸王脩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

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



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和恒常和也

居師

定民居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

文武勤教

迓衡導我於治平

予沖子夙夜毖祀

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

王曰公功棐迪篤

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卽辟焉

今當命伯禽爲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鎮撫公之元勲者
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惟以伯禽爲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保濟文武所受民爲周四方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公功肅將祇歡
祇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去我則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
不厭康民之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刑儀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弘大成王之恭德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厚施典法於賢人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爲先古之言恭者甚盛

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
事有恪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者以周公爲先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

享

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

鰥

予不敢宿

周公不敢當此禮卽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

家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猒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

厚以敘身其康彊無有遇疾子孫萬年猒飽乃德殷

人亦來壽考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

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是歲始冬烝於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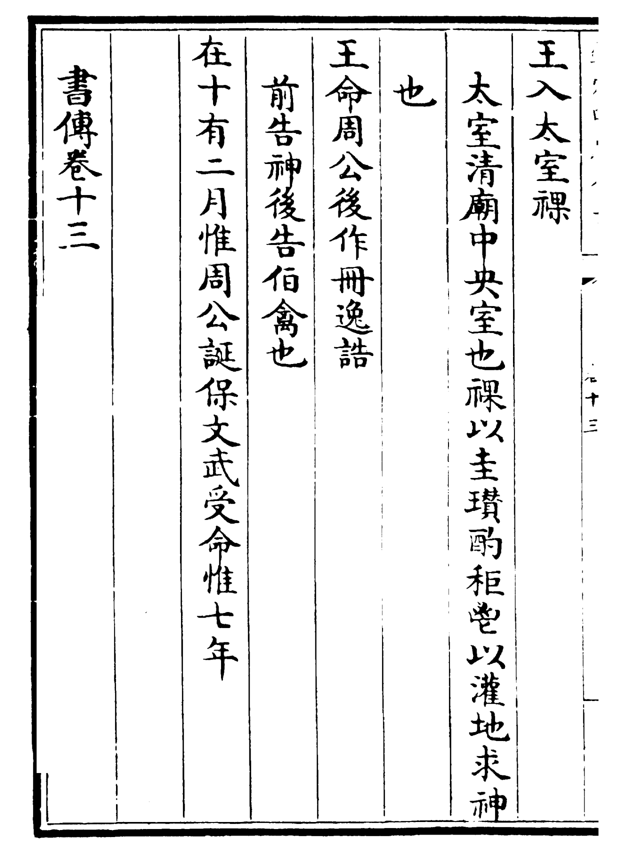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

故騂牛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諸侯殺騂以禋諸侯咸格



王入太室祼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書傳卷十三